

# NFT 技术在媒体版权保护中的负向影响及其消解

彭桂兵<sup>1,2</sup>, 覃方<sup>3</sup>

- (1.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 上海 201600;
2.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 上海 201600;
3.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 上海 201600)

**摘要:** 依托于区块链技术, NFT 具有不可复制、不可伪造、不易篡改的特点, 在解决传统版权保护方式的痛点问题上有着极大的优势。其去中心化的特点, 能够为媒体搭建自主控制的平台和技术措施, 强化媒体版权保护。但经分析发现, NFT 技术存在违反作品独创性要求、不适当延长著作权保护期限和排挤公众合理使用的方式侵蚀著作权制度性公有领域的负向影响。文章建议完善交易平台审查义务, 设置智能合约免费专区, 引入 CC0 协议等方式, 搭建适应数字信息时代的著作权秩序, 规范 NFT 技术的应用, 使 NFT 技术能更好地助力媒体版权保护。

**关键词:** NFT; 媒体版权; 负向影响; 公有领域; 合理使用

**中图分类号:** D9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4) 04-0024-09

##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革新。自 2021 年下半年起, 元宇宙概念的迅速崛起, 使得非同质权益凭证 (Non-Fungible Token, 简称 NFT) 这一新兴概念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国际巨头如 Visa 通过与艺术家合作, 推出了限量版 NFT 艺术品, 实现了数字资产的安全流转, 提升了品牌影响力。<sup>[1]</sup> 国内互联网企业如腾讯、阿里等也积极涉足 NFT 领域, 推出了数字藏品平台和文化内涵丰富的 NFT 数字藏品。<sup>[2]</sup> 这些实例展示了 NFT 在数字艺术、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 为媒体经济开辟了新的盈利渠道, 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随着 NFT 技术的兴起, 传统媒体行业迎来了转型机遇。美国的石英财经网 (Quartz) 率先引领潮流, 成为首个交易新闻报道文本 NFT 的新闻媒体, “信息的商品价值与媒体的付出成本” 重新获得重视。<sup>[3]</sup> 国内媒体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积极拥抱这一变革, 推动了媒体类数字藏品的快速增长。据《全球文化传媒产业 NFT 数字藏品 50 强研究报告》, 至 2022 年 6 月, 全球 50 强公司发行的 NFT 数字藏品市场规模已达到 14.1 亿元人民币, 标志着 NFT 在重构传媒产业商业模式中的关键作用。<sup>[4]</sup>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IGC) 的兴起, 国内对 NFT 的关注似乎有所降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 NFT 热潮已经过去。相反, 在版权保护领域, NFT 技术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刘玉柱和李光宇强调, 区块链平台在版权保护和交易中提供了明确性和安全性, 能够使数字藏品权利人在实现作品版权保护和交易方面有更强的客观性和便捷性。<sup>[5]</sup> 国瀚文指出, 区块链电子存证的低成本、高效和可靠性为版权诉讼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sup>[6]</sup>

然而, 不少学者在看好其前景时也流露出一些担忧。锁福涛和潘政浩对传统著作权法在应对 NFT

新作品类型和商业模式时的局限性表示担忧。<sup>[7]</sup>余俊缘提出 NFT 无法识别其映射的数字作品的真实著作权人,存在非著作权人盗用他人作品铸造 NFT 的风险。<sup>[8]</sup>可见,NFT 技术在版权保护上虽具有潜力,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亦不容忽视。

技术的变革总是伴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转变与革新,其中版权受 NFT 技术的影响尤为显著。媒体版权的 NFT 技术应用与媒体版权保护和数字化转型息息相通,本文将在厘清 NFT 概念及其技术原理的基础上,聚焦其在媒体版权保护中的应用及挑战,探究其对现有著作权制度的影响,并提出优化建议,以实现技术与版权保护的和谐发展。

## 二、NFT 技术对媒体版权保护的正向影响与技术支撑

在探讨 NFT 技术对媒体版权保护的负向影响之前,有必要先简要了解其产生的正向影响以及相关的技术原理。

### (一) NFT 应用强化媒体版权保护

NFT 技术依赖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特性,其为媒体版权保护提供了新途径。在传统互联网环境下,信息和数据的中心化导致内容生产者失去对作品的控制权,作品定价和收益分配常由技术和平台提供商主导,作者难以获得应有的收益。<sup>[9]</sup>同时,数字作品在网络上的快速复制和传播加剧了版权侵权问题。而 NFT 的去中心化,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基于区块链的 NFT 允许创作者自由地发行和销毁其作品,每个 NFT 记录了详细的版权信息,如版本、时间戳和哈希值,哈希值和时间戳就是支撑 NFT 版权登记和追溯的关键,前者可用于查询作品历史及验证版权真实性,后者则可以证明发行时间和创作者身份。作品上链后,版权人可实现全程可视化跟踪检测,及时掌握侵权情况,有效防止盗用或侵权。

NFT 的主要价值是将所有权 (Ownership elements) 带回媒体,并将更多价值赋予个人及其所创造的作品上,还能赋予控制内容的使用、许可和分发。<sup>[10]</sup>国外知名内容共享平台“镜子 (Mirror)”与 DAO (去中心化资质组织)<sup>①</sup>结合,使用名为“写作代币”的代币,代表内容发布的权限,平台借助 NFT 和智能合约赋予作者创作权,确保作品以 NFT 形式交易后,作者能从转载和赞赏中获得分成,有效解决版权归属和盗版问题,激励作者创作。<sup>[11]</sup>此外,NFT 能推动新闻媒体签署多方版权协议,建立一个更加安全可靠的虚拟版权体系,遏制“洗稿”等侵权行为,促进媒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从而确保各方的权利得到更为公平的保护。

综上,NFT 具有版权保护的天然优势,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当前媒体版权保护的痛点,营造良好的媒体生态环境。在探讨 NFT 技术的应用时,理解其概念和技术原理至关重要,这将为进一步分析其在版权保护方面的负向影响奠定基础。

### (二) NFT 对媒体版权保护的技术原理

NFT 技术,首次提出于 1993 年, Hal Finney 阐述为加密交易卡 (Crypto Trading Cards) 的概念<sup>[12]</sup>,近年来快速发展,推动了数字藏品等多行业商业价值的实现。由于 NFT 与数字藏品不可分割的特性,在某些话语体系内 (如 NFT 投资交易行业),许多人将 NFT 与数字藏品等同。<sup>[13]</sup>在探讨 NFT 的多维属性时,本文不拘泥于其单一定义,而是采取包容性视角。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 NFT 定义为利用 NFT 技术发行、流通、交易和存储的数字物品,把 NFT 技术理解为支撑这些功能的底层技术。

第一,代币是区块链之数字单位。NFT 是一种代币 (Tokens),是区块链的数字单位。通俗说,区

① DAO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即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组织形式,其运作不依赖于中心化的管理层或者机构。在 DAO 中,组织的规则和运营逻辑被编码在智能合约中,并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平台上运行。

区块链中的各个节点就像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类大脑，每个人的大脑都是一个独立的计算与存储单元，天地万物也各自独立存在，无须依赖中心架构来维持其运作。区块链将突破原有的中心化信息系统结构，变得更加分布式，由此带来更强的稳定性、可靠性。<sup>[14]</sup> 每个 NFT 记录在区块链，提供了所有权和知识产权的明确证明。这种技术不仅保障了作品的版权信息，还允许创作者和所有者对作品进行追踪和管理。NFT 的这些特性，包括其唯一性、不可分割性，以及通过智能合约实现的自动执行功能，共同构成了其在媒体版权保护中应用的技术基础。

第二，NFT 是有价值且非同质化的数字资产。NFT 代表了区块链上的非同质化数字资产，与比特币等可互换的同质化代币不同，每个 NFT 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代性。NFT 的价值在于其稀缺性和独特性，这使得它们成为数字艺术、收藏品和其他独特资产的理想代表。NFT 通过加密技术与特定的数字资产关联，确保了所有权和知识产权的明确记录，并在以太坊等区块链平台上实现广泛应用。它们在链上的永久记录提供了所有权的透明追踪，交易者可以通过区块链跟踪查看 NFT 的交易记录和所有权人，实现交易过程的透明与安全。

第三，智能合约是 NFT 与区块链之核心与灵魂。Nick Szabo 在 20 世纪 90 年代首次使用“智能合约”一词，并将其定义为执行合同条款的计算机化交易协议。代币在以太坊区块链中的可替代性取决于它采用的 ERC（以太坊智能合约）标准<sup>①</sup>，如果应用的是 ERC20 标准，那么发行和流通的代币就是一个可替换的代币，即每个代币都与另一个代币（在类型和价值上）完全相同。而 ERC721<sup>②</sup> 是 NFT 引入的标准，随着 ERC721 标准的应用，一个代币并不会与其他代币相等，也与同一智能合约的代币有不同的价值。通过智能合约，将 NFT 与其他数字资产联系起来，成为 NFT 化产品交易或使用的费用，自动返还分配给原所有者。可见智能合约对 NFT 的铸造和交易至关重要。

### 三、制度性公有领域视角下 NFT 版权保护的负向影响

NFT 技术的实现无疑为媒体的版权保护带来了福音，然而，鉴于该技术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成长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段野蛮生长的阶段。笔者将通过国内外媒体版权保护的 NFT 应用案例，分析 NFT 在为媒体版权确权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存在侵蚀著作权制度中公有领域的负向影响。

#### （一）制度性公有领域：著作权法中的平衡与边界

公有领域是知识产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性构建对于平衡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具有关键作用。公有领域不仅是著作权法保护之外的材料范畴，更包含促使作品回归公有领域的具体制度和原则。<sup>[15]</sup> 根据冯晓青教授的观点，公有领域的制度构建包括宣示性公有领域与制度性公有领域。<sup>[16]</sup> 后者通过确保著作权法既保护创作者私权又促进文化和科学繁荣，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

制度性公有领域主要体现在著作权的客体限制和权利限制两个方面。

客体限制要求只有具备独创性的作品才能受到著作权的保护。这一限制确保了公有领域能够容纳那些不具备独创性的材料，为公众提供广泛的创作素材。

权利限制制度则是对著作权行使的约束和调节，旨在防止著作权的滥用，其中包括著作权保护期限制度、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以及权利用尽制度等。<sup>[17]</sup> 通过设定合理的保护期限，确保作品在一定时间后能够回归公有领域，供后人自由使用。合理使用制度允许在特定情况下使用他人作品，

① ERC 全称“Ethereum Request for Comment”，翻译过来即 Ethereum 版的意见征求稿，用以记录以太坊上应用级的各种开发标准和协议。ERC20 是 2015 年 11 月份推出的一种技术标准，基于 ERC20 标准开发的同种代币价值都是相同的，它们可以进行互换。

② ERC721 是一个代币标准，ERC721 的官方解释是“Non-Fungible Tokens”，英文简称为“NFT”，其、基于此标准开发的代币都是独一无二，不可互换的。

促进了文化和科学信息的传播。法定许可制度和权利利用尽制度则进一步平衡了创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促进了作品的合理利用和传播。

随着技术的发展,NFT等新兴应用在媒体版权保护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随着对NFT应用考察的逐渐深入,笔者发现NFT技术的使用也带来了版权保护的新难题。因此,在探讨NFT技术对版权保护的影响时,我们应以制度性公有领域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其可能带来的负向影响。只有确保公有领域的完整性和开放性,才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创新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 (二) NFT技术无法提供预防审查,违反作品的独创性要求

独创性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基本前提,要求作品必须源于作者自己的劳动,而非抄袭或剽窃他人成果。NFT数字藏品,作为数字化内容的呈现形式,其本质是将底层数据上传至NFT交易平台进行铸造。既然是作品,就应当满足著作权保护要求的独创性标准。然而,在铸造NFT数字作品时,NFT由于无法反映其对应代表作品的完整内容,并不能对作品的权属和内容进行比对,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对NFT作品是否具备“独创性”难以进行有效甄别。

当前,NFT作品“上链”流程存在预防审查的漏洞,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

### 1. NFT技术无法审核作品是否作者“独立”完成

在具有标志性的“胖虎打疫苗”NFT数字作品侵权案(以下称“NFT第一案”)<sup>①</sup>中,揭露了NFT技术版权权属审查漏洞。在该案中,一个与原作几乎无异,甚至还含有原作的水印的侵权作品,被铸成了NFT并上架交易,突显了NFT技术在自动审查方面的局限。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判决强调了NFT平台在作品上架前必须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核,只有审核通过才能上架,进而进行交易,确保作品的原创性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也就是说,NFT数字作品的铸造者不仅应当是该数字作品的持有者,还应当是该作品的著作权人或授权人,而这些证明内容都需要铸造者提供初步的权属证明,例如涉及著作权的作品底稿、原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等。

由此,笔者认为此案对媒体提出警示,媒体在利用NFT技术发行数字藏品时,必须意识到技术本身无法确保作品的原创性,这就意味着存在非原创作品被铸造为NFT作品的风险,从而侵犯原作者的版权。若没有平台的事后审核,NFT技术本身无法对用户上传作品前作权利审查,也就无法确认NFT数字作品的铸造是否为铸造者“独立”创作,剽窃和盗用作品的风险也就大大增加。

### 2. NFT技术无法比对作品的创作高度

独创性的“创”不仅要求作品体现出作者的智力创造性,还要展示其独特的判断与选择,并达到基本的创作要求。<sup>[18]</sup> 尽管我国《著作权法》未对“创”的高度作出明确规定,但已排除了某些类型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其中就包括单纯事实消息。这类消息涵盖了新闻的六要素,即“5W和1H”而缺乏独创性,且因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权利息息相关,故不宜被著作权所垄断。

然而,NFT技术在新闻媒体作品中的应用对这一规则提出了挑战。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例,2021年9月,该交易所为纪念其历史上的里程碑式IPO事件,推出了一系列展示确切交易时间、日期和价格信息的NFT作品。这些NFT本质上属于单纯事实消息的范畴。同样,国内媒体也紧随其后,新华社发行了中国首套“新闻数字藏品”,《环球时报》也于2022年7月推出新闻数字藏品,将历年头版报道,如《北京赢得冬奥会主办权》《飞起来了,我的C919》《世界聚焦港珠澳大桥开通》等新闻报道,以NFT数字藏品的方式限量推出。

在上述案例中,本应属于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单纯事实消息”,由于NFT技术的局限性,得以绕过

①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1民终5272号民事判决书。

著作权法的限制,被确认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NFT技术的核心是将数字内容作为元数据在区块链上标记,但它并不承载作品的具体内容。这一局限就导致 NFT 技术本身无法判断作品的创作高度,可能使缺乏独创性的作品如单纯事实消息,获得不当的版权保护,影响公有领域的正常运作。

这种情况无疑向我们敲响了 NFT 技术版权保护机制的警钟。原本, NFT 技术的初衷是为数字内容提供独特且不可篡改的所有权证明,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它却无法有效甄别作品的创作高度,就会导致低质量或缺乏原创性的作品获得不当的保护。从长远来看,这就会降低著作者一如既往创作新作品的可能性,优质文化作品供给减少<sup>[19]</sup>,反过来也会减少进入公有领域的有价值的作品,最终损害公有领域的利益,抑制创新和竞争。

综上所述,当不能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内容“上链”成为“作品”,“作品”就不再是具有独创性的智力表达,而是一定技术标准下的产品。这种版权性质上的变化,违反了作品的独创性要求,突破法律限制的版权保护,无异于为新闻媒体的发展戴上了新的枷锁。

### (三) NFT 技术应用主体泛化,不适当地延长著作权保护期限

前文提到,当 NFT 映射的原作品仍在著作权保护期内时,要求铸造者提供权属证明,通过审核后方能作为 NFT 数字作品的适格发行人。这种机制确保了 NFT 作品主体不会泛滥。然而,对于那些已经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并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情况则大不相同。在我国,由于缺乏直接适用的成型法律法规, NFT 技术的开源特性使得公有领域作品的 NFT 化主体易于泛滥。这不仅可能导致公众购买的 NFT 数字作品存在权利瑕疵,而且会不适当地延长作品的保护期。

以腾讯旗下的“幻核” NFT 交易平台为例,该平台曾销售徐悲鸿“马”系列的数字藏品。<sup>[20]</sup> 这些作品实际上已超过版权保护期限,理论上应属于公有领域,任何人均不应对其享有独占的著作权。因此,当以这些公有领域作品为基础制作的 NFT 数字作品签署授权合同时,合同往往无法满足其约定的条件。一方面, NFT 数字作品授权合同通常约定授权 IP 在特定平台上享有独家授权,但鉴于公有领域作品的性质,这一条件几乎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授权方声称拥有授权资格,但实际上,由于作品已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无需原权利人的授权,授权方的资格存疑。这导致消费者购买的 NFT 数字作品可能存在权利瑕疵,其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根据相关规定<sup>①</sup>,尽管作品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基于这些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形成的数字化作品仍然享有著作权,那么在此条件下达成的独家授权合同是有效的。然而,以主流文博媒体推出的 NFT 数字藏品来看,关于文博类作品的“数字化内容”,绝大多数是对原物的复制再现。由于 NFT 作品的开源特性,这可能导致一个显著问题:当基于公有领域作品的二创作品缺乏独创性时,将其 NFT 化可能不恰当地延长作品的保护期限。

具体而言,如果基于公有领域作品的二创作品不具备独创性,这类作品实际上是将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重新标记为私有,这不仅违背了著作权法的初衷,还可能不当延长作品的保护期限。 NFT 技术本身缺乏实质性审核能力,难以准确判断作品的创作时间,一旦这些作品被铸造成 NFT,其保护期限可能会依据上链时间而非实际创作时间确定,从而加剧了保护期限延长的问题。

当私人权利过度入侵公有领域,就意味着在公有领域内建立了私人的藩篱,通过新型的 NFT 技术手段,将无形资产从原本属于大众的公有领域圈入私有财产的范围<sup>[21]</sup>,不利于公有领域的繁荣。在缺乏有效监管的环境下,市场主体可能会基于短期利益驱动,集体采取 NFT 炒作策略,这将导致媒体

① 《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第 1.5 条原文:“馆藏资源著作权是指博物馆馆藏资源构成作品而依法产生的专有权利,其中包括:属于馆藏资源的作品,该作品仍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且博物馆通过著作权人授权或者法定许可而获得的著作权;博物馆对馆藏资源以摄影、录像等方式进行再次创作而获得的作品的著作权。”

NFT 数字藏品市场出现乱象, 对公众利益构成潜在威胁。

#### (四) NFT 技术强化作品专有权, 排挤公众的合理使用

在 1803 年的 *Cory v. Kearsley* 案中, 法官对合理使用的阐释为其概念奠定了基础, 即合理的使用意味着对他人作品提供的材料有着完全崭新的创造, 由此而产生对公众有益的新作品。这不仅为后世确立了合理使用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也彰显了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尊重与维护。<sup>[22]</sup> 著作权中的合理使用制度, 作为对著作权者专有权的适度限制, 旨在维护公有领域的利益, 确保作品在受到保护的同时, 不至于阻碍知识的传播与文化的繁荣。这一制度的诞生, 正是对著作权与公众利益之间微妙平衡的深刻洞察。

然而, NFT 技术的引入对这种微妙平衡提出了挑战。NFT 技术以其独特的特性, 改变了作品获取、处理、传播、存储和分享的方式。虽然在提高媒体版权保护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但也强化了著作权人对作品专有权的控制。特别是在 NFT 数字藏品交易平台上, 出现了两种限制公众合理使用权的趋势。

第一种是限制获取作品的途径, 挤压公众的合理使用空间。在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 创作者或者作者可以利用多种技术手段来限制公众接触作品。当前大多数 NFT 交易平台采用的是全网可见或者平台用户可见的销售方式, 甚至采用“盲盒”销售模式, 在注册或者付费前只能预览缩略图或者灰色图像, 仅在购买者支付对价后方能看到其所购买的数字作品。在这种情况下, 若公众意图接触和合理使用该作品, 必须通过支付代币才能获取权利, 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压缩了合理使用制度的空间。

第二种是提高作品的使用成本, 进一步强化作品专有权。NFT 数字藏品的交易依赖于智能合约, 但出于“契约自由”精神和 NFT 作品的投资价值, 智能合约交易金额由版权人上链时随意设置, 这大大增加了使用成本, 使得公众“被迫”降低接触作品的意愿。这意味着, 即使公众在合理使用制度下有权使用某些作品, NFT 技术也可能因技术壁垒而阻止他们这么做。例如, 封面新闻 App 利用区块链技术对原创新闻作品进行确权, 尽管这一做法有助于版权保护, 但如果没有合理使用机制的配套, 就可能过度限制了作品的传播和使用, 从而违背了版权法旨在平衡版权人权益和公众利益的初衷。

可见, “铸造者”通过 NFT 为媒体作品设置“技术控制”措施获得垄断性权力, 强化了作品的专有权, 影响作品的可访问性和传播, 极大限制了公众合理使用。技术保护措施本是一项中立措施, 但一旦滥用, 就会将技术异化为新的获利手段, 将“合理使用”变为“付费使用”。<sup>[23]</sup> 当每一项作品都被 NFT 化并上链后, 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变得更为明确和固定, 这无疑增加了公众合理使用的难度。

因此, 在推动 NFT 技术发展的同时, 亟需加强对其监管和规范, 确保技术保护措施不被滥用, 维护著作权法律体系的平衡和稳定, 促进文化和知识的繁荣发展。这不仅是对 NFT 技术应用的挑战, 也是对中国媒体版权保护机制的考验。

## 四、NFT 技术应用下媒体版权保护负向影响的消解

NFT 在加强媒体版权保护的同时, 为法律和政策观念带来了冲击, 也为法律和制度带来了“失灵”的隐患。为应对 NFT 技术对现行版权法体系的挑战, 保证 NFT 技术应用与媒体版权保护的协调发展, 完善相关监管机制和法规迫在眉睫。

#### (一) 完善交易平台事前、事中审核义务, 严守作品独创性底线

针对 NFT 技术无法提供预防审查、比对独创性的缺陷, 帮助媒体更好地运用 NFT 技术,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 要求数字藏品平台负有更高的审核义务。与传统交易平台相比, NFT 平台的特殊性在于其对作品的铸造和交易过程拥有全面的控制力。因此, 平台应当承担起对上传作品进行严格审核的责任,

确保每一环节都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这不仅涉及形式上的审查,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独创性的实质性评估。为了加强独创性的审核,平台需要构建一个综合的知识产权审查机制。这一机制应包括但不限于对著作权底稿、原件、版权登记证书等资料的核实,以及对作品独创性的深入分析。平台应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来辅助识别作品的独创性,并与现有的版权数据库进行比对,以避免抄袭或重复的作品上链。

其次,除了建立相应的侵权预防机制,从源头上防止侵权发生,平台还应当建立事中审核制度,对已上链的作品进行持续监控。通过算法比对与人工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侵权行为。一旦发现新上链的作品与现有作品存在高度相似性,平台应立即启动预警机制,通知相关著作权人,并采取必要的维权措施。为了提高审核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平台可以考虑与专业的版权预警和维权机构合作。实务中已经有类似版权预警和维权的专门机构。<sup>[24]</sup> 通过外包审核业务,平台可以利用这些机构的专业经验和资源,提高审核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平台应与外包商明确责任分配,并在发生侵权案件时,根据合同条款对外包商进行追偿,确保外包商充分履行审查义务。<sup>[25]</sup>

最后,在技术层面,平台应不断优化和升级其智能合约技术,确保交易的透明性和安全性。智能合约应包含对作品独创性的自动检测和验证机制,以及对侵权行为的自动响应和处理功能。此外,平台还应加强对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保护,确保审核过程中不会侵犯用户的合法权益。

平台只有如此穷尽各种措施以履行相应的注意义务,才能补齐 NFT 对文本内容独创性缺少保护屏障的缺位。

## (二) 设置智能合约公益专区, 建立合理使用申请机制

NFT 技术应用主体泛化对媒体版权的合理使用和信息流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议在 NFT 交易平台上设置智能合约公益专区,并建立合理使用申请机制,以促进媒体版权的合理保护和利用。

智能合约公益专区的设置旨在为那些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单纯事实消息”作品提供一个自由流通的平台。这些作品虽然不具备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但它们在传播信息、促进社会透明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为这些作品设置免费的智能合约,可以确保公众在不支付费用的情况下获取和使用这些信息,从而避免造成“合理使用”变成“付费使用”的局面。

在公益专区中,智能合约的设计应嵌入激励机制,鼓励媒体发布高质量的信息。激励机制可以基于作品的交易数据动态来设计,如作品的浏览量、转发量和引用次数等。<sup>[26]</sup> 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作品的可信度和信息贡献度,也提升了媒体在平台上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媒体可以在不直接从交易中获利的情况下,实现服务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释放,促进信息共享资源区的建设。

对于一般媒体作品的合理使用,建议建立一个合理使用申请机制。这一机制允许公众向媒体平台或第三方机构提交使用申请,注明相关信息和使用目的。通过审核的申请者可以在权利保留的范围内使用作品,实现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平衡。这种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打破作者对作品的专有控制权,促进作品的合理使用和传播。

此外,合理使用申请机制的建立还需要明确一系列标准和流程,包括申请条件、审核标准、使用范围和期限等。这些标准和流程应当符合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确保作品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同时允许公众在合法范围内使用作品。

公益专区与合理使用申请机制的双重设立,实质上是对 NFT 数字藏品实际使用边界的确立与规范。它巧妙地融合了合约自由的精神与数字时代著作权秩序的重塑。表面上看似与版权专有性相悖,实则以前述著作权法为根基,赋予了版权人对其作品权利的合理处分权限。这一策略有效地预防了版权人过度行使专有权,阻碍信息传播与作品合理使用的情况,与著作权法旨在促进市场繁荣和社会福祉的宗旨

相契合。

### (三) 引入 CC0 协议, 嵌入数字版权管理模型, 设置作品合理保护期

针对 NFT 技术在媒体版权保护中可能强化作品专有权, 进而排挤公众合理使用空间的问题, 本文提出结合“知识共享公共领域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Zero/CC0 协议)、数字版权管理(DRM)模型与设置合理作品保护期的策略, 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均衡的版权生态, 既保障创作者权益, 又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与再创作, 从而推动媒体行业的创新发展。

CC0 协议作为一种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有效工具, 允许作品进入公共领域, 社会公众可以无限制地使用、传播这些作品, 甚至用于商业目的, 无需标明作者身份。这种模式下, 创作者通过自愿放弃部分版权, 换取作品的广泛传播与认知度提升, 从而激发潜在的商业价值与艺术影响力。对于媒体而言, 采纳 CC0 协议发布 NFT 数字藏品, 能够有效拓展作品的覆盖范围, 积累品牌 IP 效应, 增强媒体的市场竞争力与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多艺术家的加入, 使得其既是作品的贡献者, 也是信息的使用者。所谓“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sup>[27]</sup>, 正是此理。

然而, 考虑到我国版权法中作者的精神权利被视为不可剥夺的人身权, 且不受著作权保护期限限制<sup>[28]</sup>, 单纯采用 CC0 协议可能引发版权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此, 引入 DRM 模型作为辅助机制, 旨在保障作品的完整性与创作者的精神权利。DRM 模型, 尤其是洋葱策略管理(OPA)模型<sup>[29]</sup>, 能够为作品提供轻度内容保护, 防止非法侵害, 确保作品文本内容的安全。通过 NFT 技术支撑的数字出版物联盟链, 铸造者能够在作品初始阶段设置用户使用权益, 诸如下载权限、共享范围与使用方式, 实现对不同用户群体的差异化管理。<sup>[30]</sup> 这种灵活性有助于在版权保护与作品传播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既能激励创作者释放作品的潜力, 又能促进高质量二创内容的涌现。

为避免 NFT 技术不当使用侵蚀公有领域, 建议在 NFT 铸造系统中嵌入合理的作品保护期设置。作品保护期的合理界定是平衡作者权益与公众利益的关键。过长的保护期可能导致作品垄断, 阻碍后续创作与文化传播。在 NFT 前端检索技术与确权方式尚未成熟之前, 铸造系统中应内置作品保护期限限制程序, 依据作品实际创作时间或 NFT 铸造时间作为起算点, 参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确定保护期限。如果作品的实际创作时间无法确认, 那么就以铸造 NFT 时间为起算点, 保护作品制作者死后五十年。一旦检测到作品超过设定时间, 就自动转入公有领域, 公众可以对其自由使用。

综上, 通过引入 CC0 协议、嵌入 DRM 模型与设置合理作品保护期, 能够在 NFT 技术框架下构建兼顾版权保护与公众利益的媒体版权保护机制。这一策略不仅能够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与再创作, 还能保障创作者的合法权益, 推动媒体行业在信息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

## 五、结 语

NFT 应用对媒体版权的价值不止于此。著名音乐制作人、歌手林俊杰(JJ Lin)在一段采访中表示, NFT 将拥有相同兴趣、相同价值追求的人聚集于某一个社区, 创造出一种对于该社区的忠诚度。这种可能性为创作者拥抱商业并继续与他们的粉丝群融合以获取更多价值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因此, NFT 绝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 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建立所有权和访问权的联系, 从而突破用户对作品本身所有权的重视, 使作品资产价值得以复位。也就是说, 用户购买了 NFT 作品, 除了拥有作品所有权本身, 还获得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是受众与媒体之间关系的证明。那么, 对于整个传媒业而言, 推出 NFT 产品只是依托区块链技术搭建生态价值链的第一步。未来, NFT 还有望与更多媒体应用的场景结合。因此, 面对新技术的出现, 应该大胆去鼓励其发展, 也要保持谨慎, 以审慎的态度来应对其不利的影响。同时建立良好的技术监管机制, 以确保新技术的发展不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最大限度发挥 NFT 技术的正向效应, 为更多人带来更大的利益, 实现媒体发展的可持续性。也许囿于现有技术和法规的缺陷,

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应对 NFT 所带来的风险,但是比起盲目的“藏品热”追逐,这才是 NFT 技术给予我们真正的思考与价值。

## 参考文献:

- [1] VISA. Visa 与支付产业各方伙伴携手创新 共同建构 NFT 生态 [EB/OL]. [www.visa.cn/about-visa/newsroom/press-releases/nr-cn-221228-2.html](http://www.visa.cn/about-visa/newsroom/press-releases/nr-cn-221228-2.html).
- [2] 李新笛. 阿里腾讯纷纷入局, NFT 究竟有何魔力 [EB/OL].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6510463.html>.
- [3] Jan, B. M. Quartz sold the first-ever NFT news article for \$1,800 — Quartz. Retrieved February 22, 2022, from <https://bsd-news.org/quartz-sold-the-first-ever-nft-news-article-for-1800-quartz>.
- [4] 华政、同济联合研究团队. 全球文化传媒集团 NFT 数字藏品商业模式研究报告 [R]. 文化元宇宙创新联盟 (筹), 2022.
- [5] 刘玉柱, 李广宇. 数字藏品版权保护问题研究 [J]. 出版广角, 2022 (11): 47-51.
- [6] 国瀚文. 区块链第三方存证平台的司法应对 [EB/O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2/09/id/6914986.shtml>.
- [7] 锁福涛, 潘政皓. 元宇宙视野下 NFT 数字藏品版权保护问题 [J]. 中国出版, 2022 (18): 6-10.
- [8] 余俊缘. 数字作品 NFT 交易的本质、规则及法律风险应对 [J]. 科技与出版, 2022 (10): 103-113.
- [9] 张岩, 梁耀丹.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数字出版平台研究 [J]. 出版科学, 2017 (6): 13-18.
- [10] Mathew, I. Could NFTs help the media, or are they just a sideshow. Retrieved April 8, 2021, from [https://www.cjr.org/the\\_media\\_today/could-nfts-help-the-media-or-are-they-just-a-sideshow.php](https://www.cjr.org/the_media_today/could-nfts-help-the-media-or-are-they-just-a-sideshow.php).
- [11] Mirror, D. Introducing media DAOs. Retrieved June 16, 2021, from <https://dev.mirror.xyz/WPnZICvS2XbHJQ3u-GrsvYqios3XWmZhQvTKEyUJOGE>.
- [12] Mark, H. Hal Finney 1993 email foresaw NFTs. Retrieved August 8, 2021, from <https://fullycrypto.com/hal-finney-1993-email-foresaw-nfts>.
- [13] 万安伦, 张小凡, 黄婧雯. 载体·符号·技术: NFT 对数字出版的突破与贡献 [J]. 中国编辑, 2023 (Z1): 95-99+104.
- [14] 郭小川, 郭勤贵. NFT: 元宇宙经济通证 [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3: 5.
- [15] 王太平、杨峰. 知识产权法中的公有领域 [J]. 法学研究, 2008 (1): 17-29.
- [16] 冯晓青.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公共领域问题研究 (第 2 卷)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3: 295.
- [17] 王太平. 知识产权的基本理念与反不正当竞争扩展保护之限度——兼评“金庸诉江南”案 [J]. 知识产权, 2018 (10): 3-13.
- [18] 王迁. 知识产权法教程 (第六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66.
- [19] 拉里·唐斯. 颠覆定律: 指数级增长时代的新规则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181.
- [20] 三言科技. 徐悲鸿数字藏品引版权争议, 作者去世超过 50 年就能随便用 [EB/OL]. <https://new.qq.com/rain/a/20220531A0DP2M00>.
- [21] David, L. (2003). Reimagining the public domai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6 (1): 463-484.
- [22] 吴汉东.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7.
- [23] 彭桂兵, 吴基祥. 区块链技术在媒体版权保护中的应用与反思 [J]. 出版发行研究, 2020 (8): 73-80+18.
- [24] 丛立先, 钱鹏宇. NFT 数字作品交易平台的法律责任 [J]. 版权理论与实务, 2022 (9): 53-67.
- [25] MiCA, Markets in Crypto-Assets. Retrieved October 10, 2022, from <https://www.coinfirm.com/blog/mica-markets-in-crypto-assets/>.
- [26] 王倩, 徐尚英, 陈冬林. 面向科技服务数据共享策略的智能合约激励机制研究 [J]. 情报杂志, 2021 (10): 157-165.
- [27] 赵昆华. 开放版权许可协议研究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 19.
- [28] 杨延超. 作品精神权利论 [D].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29] Sans, T., Cuppens, F. & Cuppens-Boulahia, N. (2007). OPA: Onion Policy Administration Model: Another approach to manage rights in DRM. In Venter, H., Eloff, M., Labuschagne, L., Eloff, J. & Solms, R. (eds.). *New Approaches*
- [30] 张晶. 数字版权管理协同非同质化权益凭证助力版权保护发展新路径研究 [J]. 中国出版, 2023 (8): 60-64.